



# 梅 树 未 老

张 妍 汪建平



一

消息是腊月十一到的。我在西安一家报社编副刊,调休那天正修收音机。妈打电话来:“小满,西康高铁要经过牛山镇,红线从半条街当腰穿过,你舅的修车铺怕是保不住了。”

螺丝刀掉在瓷砖上。我脑子里浮现出舅舅梁大勇的手:骨节宽大,指缝里嵌着黑机油纹。

晚上打电话,表妹梁凤说,她爸把铁门焊了,用旧轮胎堵在门口,说让推土机先从他身上碾过去。她声音很平静:“满哥,我抽到征迁协调组,包三岔河片。我申请回避了。但镇长说,正需要你做工作呢!你是党员。”

我后脑勺抵在墙上,一句话也接不上来。

二

腊月二十,我请年假回牛山。半条街墙面喷了红漆编号。舅舅铺子门头上“梁记汽修·一九九二”的铁皮招牌还挂着,门口堆满旧轮胎、废铁桶,像一道工事。

他不在。我便去老街尽头的三岔河小学。那棵老梅树还在,操场中央,枝干虬结,铁灰色枝条朝四面伸开。树根插着木牌:“古树名木 严禁砍伐”。一百年了。

转身时看见舅舅从桥头走来,穿着深蓝旧棉袄。铺子里满是机油味和潮气。他劈柴点火,眼睛下面两团青。

“舅,凤娃让你别冲动。”

舅舅把小半缸子苞谷酒仰头干了:“我不是冲动,我是想清楚了。”

三

外婆八十有七,脑子糊涂了。腊月二十二,梁凤从县城回来,外婆忽然叫了一声“凤娃”。梁凤眼圈红了。

晚上我和她去河边走走。她说舅舅拿着一摞证拍在镇长桌上,铺子四十三平,评估不到二十万。她给他找了镇口一间废弃仓库,他说那地方停过灵,让他死了以后再去。

她是舅舅的独生女,父亲不认她的工作。

四

小年傍晚,我去了铺子。舅舅蹲在门口,地上铺着他画的老街平面图。用树枝沾着方块讲:这是你外公的老宅基,一九六五年用三百斤稻谷换的……

他抬头看我,眼里有血丝:“这次西康高铁能在牛山

清晨走出单元楼,还没来得及踏上那条熟悉的小径,一阵秋风裹着浓浓的香气扑面而来——是桂花香。

这香味来得突然,像一位久别的故人,没打招呼就直愣愣地站在你面前。我深深吸了一口,沉醉其中。楼前那片小广场上,几株桂花树静静地站着。平日里隐在一片绿意里,灰扑扑的,谁也不曾多看一眼。此刻,每棵都挂满了碎金似的花朵,密密匝匝的,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、近乎透明的黄。那些小花极小,小得叫人不

桂花香

坚韧

循香而前,小区步道两旁有各色花木,走一段,一棵桂花树立于路旁;再走一段,又是一棵桂花树,那香气像一条看不见的溪流,蜿蜒着前行。

我沿着步道慢慢走着,香味儿便像一只温柔的手,轻轻拽着我的衣角,引我到树下。透过绿叶,小小的花像一群害羞的孩子,躲在门后探头探脑。风一逗,树梢轻轻一颤,细碎的花瓣便簌簌落下,飘在我身上,落在脚下的步道上,铺了薄薄一层。我不忍踩上去,害怕哪一步踩在秋天的心尖上。

手机忽然亮了,是姐夫发来照片。老家院子里的桂花树也开了。树上金灿灿的,像一把撑开的、缀满碎金的巨伞,立在熟悉的墙前。指尖在屏幕上轻轻一触,放大,再放大。那金黄的小花挤挤挨挨的,仿佛要顺着屏幕溢出来。这棵桂花树是姐夫十几年前栽的,当时只是一株瘦弱的小苗,细细的枝干、稀稀疏疏的叶。一年一年,那株小苗慢慢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。它的根在我家院子的泥土里一寸一寸地扎下去,枝叶一尺一尺地伸展开来,一年一年地开花。而我,也从姐夫的描述里记住了它。

在外工作二十年,每个中秋,我都会在工作的城市里长着桂花的步道上漫步。这才惊觉:满城的桂花,没有一棵根扎在我的记忆里。我把手机贴在胸口上,轻轻闭上眼睛。忽然有些想不起老家院里秋天的模样。是妻子在院子小菜园里侍弄的豆角、西红柿?是女儿在院里玩飘飞的落叶?是黄昏归巢的麻雀在树上扑棱翅膀的样子……屏幕还亮着,老家的桂花树安安静静地站在院子里,开得那样坦然。它只是开花,只是落叶,只是在这一个秋天里,像过去每一个秋天一样,把自己燃成一把金色的火。我忽然醒悟:院子里的桂花树从来不需要我,是我需要它在秋风里站着,替我守着一个回不去的地方,替我记着家乡平常的日子。

我想回老家,闻一闻自家院子的桂花香。



设站,是政府争取了多少年才给的机会。我晓得这个理。可理是理,情是情。”他掏出一支烟,没点:“我修了快三十年车,现在让我从这儿离开,我能去哪儿。”

我蹲下身说:“舅,你不能只活在这屋檐底下……”

舅舅低着头,手里的烟折成两截,烟丝撒了一地。

五

第二天,舅舅坐在梅树底下,对我说:“我梦见你外婆了。去年腊月我把她背来看梅树,走时她说,树不走,人不散。你听听,这哪是糊涂人说的话。”

腊月二十五,外婆忽然清醒了。她抓住凤娃的手,口齿清楚:“他们要来量地的是不是?你跟你爸说,花在,家就在。花走了,人也要跟去……”

腊月二十六,舅舅去开了协调会,这次没摔杯子。会后他对梁凤说:“晚上回老屋吃饭,把你满哥也叫上。”

晚上他亲自下厨炒了六个菜。外婆夹了一片腊肉,嚼着嚼着,忽然点头:“嗯,是家里的味儿。”

舅舅对全家人说:“今天不是散伙饭,是提前吃个团年饭。铺子的事我也想通了。不是想通了什么大道理,是想通了你外婆那句话:花在,家就在。人挪活,树挪也活。”

他举起杯:“凤娃,我不该抱怨你。”

梁凤蹲下身,把额头抵在他膝盖上。舅舅的手终于落在她头上,掌心覆着她的后脑勺。

外婆看着这一幕,忽然说:“哭什么,又不是不回来了。”

六

腊月二十八,舅舅在征迁协议上签了字。“招牌不用重新做,旧的那块还能用。”顿了顿又补一句:“等梅树移的时候,告诉我一声。我去送送。”

正月十八,老街开始拆。拆到一半,露出墙上我小时候量身高的粉笔道。我摸了摸,砖缝里的灰落了一手。舅舅没看,转身回家了。

古梅树是二月初二移的。根从土里被抬起来时,发出一声极轻极闷的响,像有什么从地心断开了。人都散了,舅舅才走到校门口往里看。操场中央那个坑,像敞开的伤口。

他蹲下去,捡了一截断根,揣进棉袄内兜。

七

春天,舅舅的新铺子开张,比以前宽了一倍。他亲自放了挂鞭炮。

晚上,舅舅拿出一个旧铁盒递给我:“这些是你外婆留下的,你拿回去写成个东西。你外婆和我们这辈人不容易,从老屋到新屋,从老树到新树,怎么过来的,得有人记一笔。”

我打开铁盒,最底下是一只银镯子,细细的,磨得

发亮。内壁刻着一个极小的“梅”字。

“她清醒那几天,自己从手上褪下来,塞给我。她说,等她走了,叫小满戴着。”

我把镯子握在手心,金属的凉意慢慢被体温染热。我攥了攥,没戴。

八

二〇二一年六月底,牛山站开工。驻站三个月到期后又续了两次。

舅舅有时骑摩托到河对岸看。他说,站房像一只伸开翅膀的鹁鸪。“往后去西安,三十来分钟的事儿。”他说话像在说别人家的事。

移栽后头一年梅树没开花。第二年抽了新芽。第三年冬天,梅树终于打了苞。那年雪下了三场,梅花缀在枝头,火红火红的,像从树枝里渗出来的血。

舅舅那天骑摩托去了,在树下站了很久。傍晚回来,取下旧招牌,用红漆描了一遍,在“一九九二”下面添了“二〇二一”。“二十九年了。”他说。

外婆没能等到那一天。腊月十二,她还问:“花开了没?”梁凤说开了。三天后,人走了。走之前她说:“镯子给小满了吧?你爸要是再犯倔,你就去梅树底下站一会儿。”

九

二〇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,西康高铁正式开通。牛山站启用。

那是中秋节后的一个晴好天气,天蓝得透亮。我买了第一趟去西安的高铁车票。

舅舅来了。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外套,站在出站口,像来看远房亲戚一样。

“国庆不放假?”

“领导安排我值班。”

他点点头:“回来时,到我铺子里歇脚。”

临进站前,我绕到新学校。老梅树稳稳地立在校园中央,枝干舒展,系满了红绸带。

外婆走了三年了。镯子一直放在我身边,我没戴。今天该戴了。

十

高铁开动时,我靠着窗,看牛山镇一点点后退。老街早没了影子,站房在身后变成小友点。

列车驶入隧道前,阳光从左侧山脊照下来,把山谷切成无数条斜线。腕上的银镯子像一条时间河流。我想起舅舅说的话。树还在,挪了地方;人还在,各奔前程。

车驶出隧道,天光大亮。窗外的风擦出尖锐的呼啸。我没再回头,镯子压着手腕,一下轻,一下重。像有个人,把她的手腕伸过来,跟我轻轻地碰了一下。

# 空 山 秋 色

张 红



国庆放假,我回到了商州城北龙王庙空山的老院。

许久没回故土了,前些天堂哥打来电话,一遍遍嘱咐我国庆一定要回来。他说,院外那棵老核桃树今年结得繁盛,果子压弯了枝头,核桃已从树上敲打下来晾干了,老屋院里的桂花也开了。几句家常话,瞬间勾得我归心似箭。虽然母亲不在了,可每逢假期,我总习惯回老屋坐一坐,躺一躺、站一站。踏在熟悉的院落里,仿佛就能与温柔的旧时光重逢。

国庆清晨,天色微亮,我便驱车进山。从城区到空山不过半小时路程,通村水泥路平整宽阔,车行得平稳舒展。一路秋风送爽,山野秋景扑面而来,连日奔波的疲惫,瞬间被故土的温柔抚平。

秋日的山村,满眼皆是丰收气象。散落山坳的农家屋舍错落有致,屋檐下挂满串金黄的玉米,各家场院的芦席上,大豆、核桃被晾晒得满满当当。路边红枣缀满枝头,山间板栗熟透开裂,清风拂过,果子簌簌落下。

车刚停稳,就看见堂哥已在院前等候。中午一碗洋芋豆角焖面,依旧是刻在心底的农家味道。闲谈间,堂哥感慨,这些年山里道路通畅,果树年年丰产,家家户户的日子都好过了。

饭后,我独自走进老屋小院。十月的晨光格外柔和,静静洒满庭院,轻轻落在桂树上。细碎金黄的小花悄然绽放,浓郁

的香气弥漫了整个院落。风拂枝叶,细碎的花瓣缓缓飘落,温柔又安静。

想起从前这个时节,母亲总爱在院里忙碌。或是俯身捡拾零落的桂花,或是搬一个小板凳,坐在核桃树下细细分拣新果。清甜桂香混着核桃淡淡的草木气息,是我童年最安稳、最熟悉的味道。时光更迭,唯有桂树年年开花。我伸手抚过粗糙的树干,往事缓缓涌上心头。母亲一辈子守着这方小院,这片山野,耕田劳作、悉心护树,用一生勤恳,撑起一家人安稳平淡的生活。

听村里老者说起过往。老一辈人的国庆,是公社大院锣鼓喧天、搭台唱戏,全村人欢聚一堂的热闹,是艰苦日子里难得的欢欣。而如今的国庆,不必奔赴喧嚣盛景,更多的是归乡团圆、静赏秋光、安享故土的岁岁丰盈。

从苦中盼热闹,到稳中享安然,平淡日常的背后,是时代的蓬勃发展,是祖国给予寻常百姓最踏实的底气。空山小村的蜕变,我一路看在眼里:泥泞土路变成通畅坦途,破旧村居变得整洁雅致。山村一点一滴的美好蜕变,都藏在秦岭的一山一水、一果一粮之中。

这样的清晨,寻常平淡,却是最难得的幸福。

走出老屋,山村热闹了起来。山里的节日虽没有城市盛大的庆典,却满是温润闲适的烟火气息。村口老人闲谈家常,从城里回来的小轿车停在各家门口,孩童们举着小红旗在干净的村道上追逐嬉戏,清脆的笑声回荡山谷,纯粹又治愈。

院外的老核桃树,静立小院数载春秋,春来抽芽吐绿,秋至硕果盈枝。秋来核桃满枝、桂花飘香,一树秋实,满院芬芳,这既是土地的慷慨馈赠,更是万家安稳、人间静好的生动见证。

如果说秦岭是别在大地衣襟上的一块绿玉,那么宁陕逸谷便是缀在渔湾村的一盏碧玉盏,盛满山风、荷香、百亩稻田和朱鹮轻盈的踪影。

我们的车子径直朝渔湾村驶去,城市的喧嚣和燥热,远远被甩在身后。夏日的长安河汨汨流淌不息,似闻诗人过分水岭的低吟浅唱:“溪水无情似有情,入山三日得同行……”山风轻拂漫山绿意,逸谷里,半谷清凉半谷闲。

这里是距离南方最近的北方。当田园观光小火车沿着蜿蜒田埂,徐徐驶向稻田深处时,恍惚一头扎进桃花源。同行的游客纷纷举着手机,希冀框住眼前流动的美景。两侧稻苗齐刷刷铺展,绿浪随着夏风一波波涌来,空气中轻笼淡淡禾香。田垄间,有村民正在弯腰清除杂草,脊背拱起,金黄色的草帽浮在碧绿稻秧间。

此刻,几只朱鹮伸展着红羽掠过田埂,长腿轻点水田,惊开一圈细碎波纹。自在起落的飞鸟,见证了渔湾村保护朱鹮的“鹭田复耕计划”。村里打造百亩朱鹮保育稻田,全程不施化肥、不打农药,采用原生态绿色耕作模式,投放鱼苗、虾苗构建起“朱鹮—稻田—鱼虾”的良性生态链,稻田里的泥鳅、昆虫能为朱鹮提供充足的天然食物,让朱鹮获得稳定的栖息觅食环境。朱鹮落处稻风闲,让心灵在自然中归巢。

风过渔湾,一身花香。紧挨着稻田的水塘里,满塘荷叶层层叠叠铺在水面,荷花恍惚托举着粉白的梦,在午后轻轻摇曳。小火车缓缓速度时,我伸手用掌心轻轻拂过宽大的荷叶,凉丝丝的触觉令人愉悦,晶莹水珠顺着荷叶边滚落,悄无声息地坠进塘里。抬头望向路畔一丛茂密竹林,眼前不禁悠然浮现“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”的美好意境。

荷塘沿岸连着渔湾村共享菜园,氤氲着肥沃的泥土气息,没有刻意雕琢的观光花园,全是村民亲手侍弄的蔬菜,南瓜花黄得格外灿烂耀眼,高高的豆角架上豆角蔓拉得威武喜人,那些紫白、粉白的花朵,开得清丽脱俗,紫茄子沉甸甸地坠于枝头,碧绿油菜一畦挨着一畦。路边的篱笆不时伸出来几树果木,沿路还有不少盛放的花儿,散发着幽幽清香。此处景致,皆是乡人顺应时节、细心浇灌出来的。一菜一瓜,一花一草,蕴藏着村民与土地相守共生的印记。《桃花源记》里说,“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。”此刻,在这里照进了现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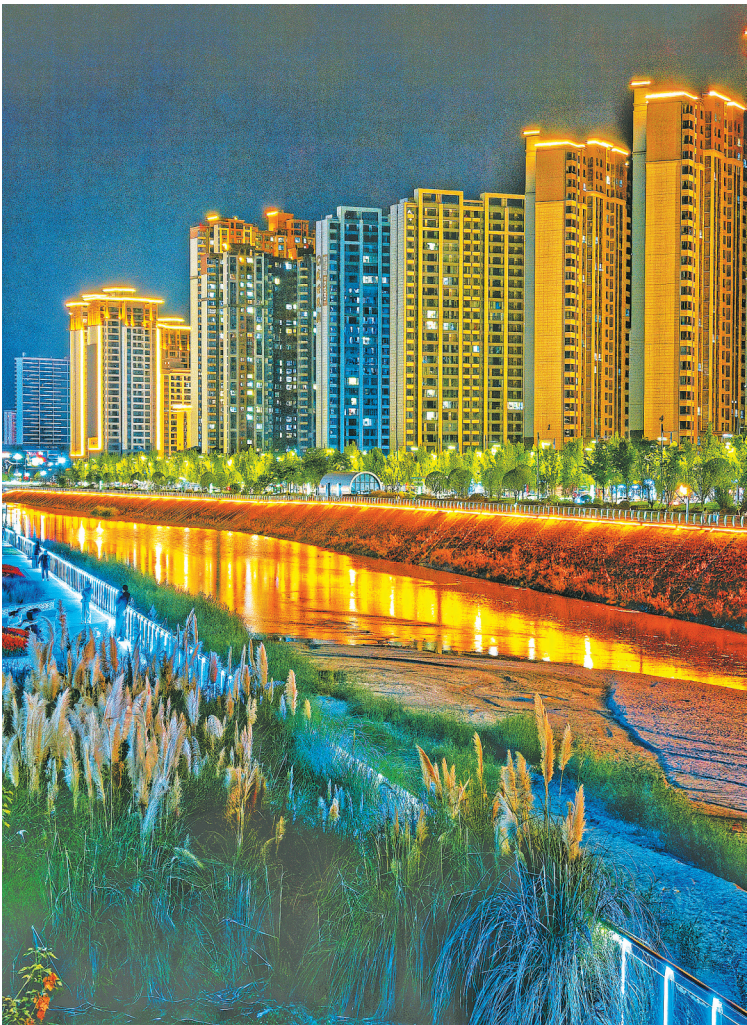
渔湾栈桥旁边有个书店,由废弃多年的水电站改造而成。其上一条标语诗意而醒目:在山野,读一页云。粗砺石墙保留着旧时光的痕迹,开窗纳尽稻田青山。几个返乡青年在打理店面,游客埋头静读,此间有真意,山风翻乱半页书,果真令人心悦着迷。

山野上桌,春味入碗。紧邻鹿柴咖啡馆的大地餐厅,食材全取自山野,把秦岭春笋、土鸡、山野菜这些时令风物的鲜气一并端上桌,吸引了不少游客在此度假休闲。田埂上常有城里孩童来此探索自然,或跟着本地农人学插秧、推石磨,或追着朱鹮的影子欢快跑过菜畦。孩童清脆的笑声、村民闲谈的低语,草木自在舒展,黛瓦白墙隐于浓荫,菜园瓜藤随风轻晃,风里还裹着半塘荷香,一抬眼就撞进满世界的鲜活惊喜里。萤火虫星海、野生朱鹮、稻田帐篷,鹿柴民宿……在逸谷,我们宛如隐身宫崎骏童话灵境,四野虫鸣唧唧,伸手可揽两袖闲云,夜晚枕星而眠,清晨山风敲门。

傍晚坐在田边吹风,与村民闲谈,才知几年前渔湾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:青壮年尽数外出谋生,良田荒芜,堰渠淤堵,老屋将倾,只剩孤寂留守老人,鸟兽也不愿在此落脚。终于,有一位叫胡应兵的人站了出来,他舍不下世代相伴的青山绿水,与宁陕县政府达成共识,决意把荒芜的家乡打造成如今的生态田园,营造诗意的渔湾生活。也是这一方水土养育的人民,不舍故土、同心耕耘,盘活闲置老屋,打理田园,把荒寂空村打造成人人向往的田园胜境。

记忆是乡村的编年史。看得清来时路,才能安放好故土的未来。渔湾村博物馆宛若过去生活的一个缩影。木斗、背篓、筛匾、油罐、葫芦瓢……凝视每一件旧时器物,仿佛可一瞥移民史诗,听得见远古的回声,那枚小小的织布梭子,穿梭的不仅是布帛上的经纬线,更是串联起一部人类与山野、自然、自我的共生史。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繁华与喧嚣,渔湾村依旧在默默书写着“昼出耘田夜绩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”的四季田园杂兴。渔湾村博物馆前有一株百年柳树,长得枝繁叶茂,虽为独木,却具有兼容万物的胸怀气概。柳树伴随着渔湾的发展,无言地见证着村庄的蝶变。

从前,总以为桃源只在文人墨客的诗文幻境里,当我们来到渔湾时,才真正明白:山水只是底色,人才是造出桃源的根本。在渔湾逸谷,山滋养人,人反哺山,土地与人双向成全,才会生出眼前这一派田园生机。



# 商 洛 山

(总第2936期)

刊头摄影 杨 鑫